



東華三院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關於

東華義莊



東華義莊與《東風破》

2009年中，東華三院為預備慶祝成立一百四十周年，開始籌拍一部電影，目的是透過大眾傳播媒介，讓不同年代的香港人一起探索、確認及保留共同擁有的核心價值；同時，董事局亦希望透過電影將「東華精神」延展至下一代，用一種青年人感興趣的溝通方式讓他們認識如何看待愛和生命。

為了讓負責寫劇本的人員了解東華三院，本院送上大量的歷史資料給他們閱讀。最後，編劇被東華義莊的歷史感動了，寫出一個以東華義莊為軸心、饒富情味的故事。故事體現了「東華精神」，因為東華三院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以東華義莊為基地，滿足了無數海外華人客死異鄉後「回家」的心願，得到原籍安葬，最能夠反映這種大愛無疆的核心價值。

東華的工作人員在電影開拍之初更特別與導演和編劇分享在廣東省開平和三藩市搜集資料的經歷，並提供參考資料予攝製隊跟進。電影很多場在位於港島大口環道的東華義莊拍攝，開鏡當日，三位主角一苗可秀、泰廸羅賓和官恩娜都在東華義莊親身了解原籍安葬服務。

本冊子特別節錄在2009年2月出版的《東華義莊與寰球慈善網絡：檔案文獻資料的印證與啟示》的序，為各位呈獻印證了東華義莊華人慈善網絡的珍貴文獻及歷史資料，並道出義莊的偉大意義。



世界遺產：東華義莊文獻

香港東華三院擁有及管理的東華義莊於二零零五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古物古蹟辦事處頒發香港文物獎（二零零四年）「文物保存及修復獎」榮譽大獎，以及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頒發「亞太區文物修復獎」優越大獎，以表揚義莊於二零零三至零四年進行的大型修復工程的成就。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評審報告說：

The project was praised for preserving a unique building typology and an important cultural institution which reflects the evolving social history of Hong Kong. The complex includes a range of building traditions spanning from vernacular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odern buildings.

以上評語指出義莊發展反映了香港的社會史進程；以下的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評審評語則提到華僑歷史方面：

東華義莊歷史建築群的保護方法極佳，運用了傳統本地知識和特別的保護技巧進行修復，成功保存了亞太區的一種重要的建築物，也因而保護了華僑歷史的重要一頁。

的確，作為物質文化古蹟的義莊建築群默默地見證了香港史和華僑史中極其重要的一段——一段中國史與世界史銜接的歷史；一段中國人在十九世紀末的巨變影響下走出國門，到外地謀生，然後回歸（無論在生前或身後）故土的滄桑史；一段香港成為世界航運、商貿、資訊和文化交流樞紐的發展史；一段以香港為中心的全球華人網絡形成的歷史。可幸的是，除了珍貴的歷史建築外，見證這段歷史的還有豐富翔實的文字資料——東華義莊文獻。該文獻是東華義莊在上世紀前半部為本地及海外華人棺柩和骨殖辦理原籍安葬服務而留下的文件檔案。原籍安葬曾是華人喪葬文化中的一種傳統風俗，而施棺助葬本是中國慈善機構的重要善舉之一，義莊之設則是為等候歸葬原籍的棺骨有停厝之所。不過，一八九九年倡建、一九零零年落成的東華義莊在其後半個多世紀中竟成為全球華人原籍歸葬的樞紐，則是世界慈善事業史上非常特別的一環。當義莊的建築群默默地見證了這段獨特的歷史，義莊文獻則以浩如煙海的文字原材料為這種不可思議的人類活動留下實證。

東華三院文物館庋藏的一九一五至一九七二年東華義莊文獻共一零一項，包括冊籍、文件、散章、簿冊等類，現正進行修復。除大量有關本港及外埠棺木骨殖入、出義莊保證書、擔保紙、登記冊、寄莊簿、申請書、外埠棺骨提單、起運證件，外埠先友葬費單據、義莊租項登記、棺骨停莊欠租統計文件外，義莊文獻中還有東華義莊事務信件、外埠棺骨起運書信文件、外埠運回先友各處來信簿等內容豐富的資料共二萬多頁。不過本書所選載的其實是範圍更闊的「廣義」的義莊文獻，包括散見於東華三院文物館各種文獻中有關義莊的部份。這些資料有董事局會議紀錄、院務會議紀錄、政府公函（華民政務司來函）、致政府書函、外界來函、東華醫院函件（東華致外界函件）、東華事務信簿、東華對外廣告、東華醫院徵信錄、文武廟徵信錄、東華醫院誌事錄等。本人經兩年多的閱覽、爬梳的檔案上萬頁，所選取的材料僅為主要資料中的數十份之一而已。這批數量龐大的資料群可說是世上唯一倖存的最大量的有關全球華人歸葬原籍的原始史料，所涉及的課題包括寰球華人慈善網絡、華僑華人問題、僑居地經驗、僑鄉情況、香港角色等。由於當中大部份是一手原件，這批資料既是非物質文化的文字史料，也是物質文化類的珍貴文物。雖然東華醫院早年的文件曾因香港衛生當局以衛生理由下令焚毀，從僅存的十九世紀檔案如小量的徵信錄、誌事錄、致外界函件等已可見義莊服務以及在遠洋輪船上放置「金山棺」（為美洲線客輪等船上身故者準備的棺材）的善舉，早在義莊建立前已開始。

正如本書第一章前言部份指出，華人原籍安葬的傳統是東華義莊出現的主因，而在東華義莊建立前，已有為等待歸葬故鄉的先人棺骨提供厝所的地方。一般認為東華義莊的前身是一八七五年文武廟在西環牛房附近所建的義莊（又稱「牛房義莊」），但現存最早的一八七三年東華醫院徵信錄中，已有和義莊有關的服務規條（詳參見本書第二章），而早在一八七四年已有海外華人棺木抵港寄停東華醫院的新聞，令人推測東華醫院創院時（一八七零年）可能已有義莊服務。至於它與文武廟義莊服務的關係，則惜無資料可供推敲。無論如何，有文獻足徵的義莊之設起碼可上溯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

現存最早的東華致外界函件（一八九九／一九零零年度）正好為議建東華義莊時向海內外募捐的情況提供佐證。本書第一章第二節就選錄了東華醫院為建義莊而向招商局和中華會館等募捐的情況。現存的最早檔案資料中也包括有限而零散的東華醫院誌事錄，涵蓋的年份包括一八九六至一八九八和一九零三至一九零六年。但從這幾年的紀錄，已見受惠於東華醫

院金山棺服務的船隻其實不僅美洲（金山為美洲的代稱）線客輪而已。在僅存的小量誌事錄中，所記載的船隻就有以下諸線：舊金山、砵崙、溫哥華、秘魯、新金山、暹羅、新架坡、小呂宋、域多利、西貢、海防、惠州、汕頭、海口、漳州、廈門、上海、天津、煙台等。

施贈金山棺的義舉其實早在義莊建立前已開始，是東華醫院施棺義舉的一種，為使船上身故者免被海葬。但因從船上起上金山棺後都得先停義莊，等待認領歸葬，故金山棺服務也成了義莊工作的一部份。這種服務也充分顯出義莊服務對象之廣，包括來自各地的海內外華人。據東華三院所編的〈東華三院九十年來大事記〉稱，在倡建義莊的一八九九年，到港的各埠華人棺骨或金山棺數已有一百五十之多。大事記的編者據當年的誌事錄指出：

是年誌事錄記載，舊金山，新金山，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埠先友遺體棺柩，骨殖，或在船上身故之華僑搭客遺體，到港時交由東華醫院接收，轉運回其原籍者，凡一百五十餘起。是以東華醫院經常將吉棺交給各航線輪船備用，以備如遇搭客在航行時身故，即將吉棺柩殮之，到港後即交來院辦理。

總括而言，從本書第三章列舉的義莊各項服務可見，義莊除了為香港本地居民在覓地安葬先人期間提供棺柩寄放之所，以及為貧者提供代葬義山的服務之外，更重要的功能是為先僑作原籍安葬的安排，並兼顧金山棺的施贈和遠洋輪船上身故者的後事。檔案中最龐大的就是有關原籍安葬的資料。其中尤以來自世界各地的相關函件為多。義莊文獻中除了大量關於外埠棺骨入、出莊的文件、紀錄和單據外，就是外埠的來信。海內外機構或個人就原籍安葬問題與東華醫院聯絡的資料也充斥其他檔案如外界來函、東華致外界函件等。自二十世紀初直到五十年代，成千上萬，難以計量。有研究者據單批抵港骨殖常過百甚或過千件的規模，而推斷自一八七零年至戰後初期的總數或以十萬計。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這批檔案應是世上獨一無二和最大量的華人原籍安葬資料，其獨特性、全球性、集中性和數量規模，均令人驚嘆。

當年遠涉重洋的先輩所留下的痕跡是世界遺產的一部份，如果全球華僑華人史是世界史的一環的話。不過，相信世上仍保有這類史料文物的其他地方絕無僅有。故當本人在二零零八年八月偕同香港電台電視部走訪北美三藩市和溫哥華二地，以踏尋先輩遠涉重洋的足跡

時，我並不奢望能找到當年東華醫院寄給各地會館或慈善團體的函件（這些函件多有手抄副本存於東華致外界函件等檔案中）。相反，有關團體代表看到我手頭上的信件副本時，非常驚訝，珍之重之，興奮莫名。一如所料，他們都沒有保留這些資料，只有屬下善堂的文獻。令人感到意外的卻是，當地的公共機構對華工貢獻的追認和對華人所受待遇的檢討。更令人詫異的是，當地學界和華洋精英群中竟有不少醉心於華人舊墳場和墓園研究的。當中的華裔人士指出，早年先僑要「落葉歸根」回原籍安葬，皆因他們在僑居地無法找到好的墓穴，墳地時遭破壞，不能葬在公共墓園，或被安排葬在劣地；而早年華人墳場地小常滿，下葬若干年後便要掘棺檢運骨殖回鄉，以讓地予後來者。他們記念這段歷史，也致力爭取華人權益，以求在當地安身立命，「落地生根」。看來，他們的研究興趣也關乎由華僑轉變為華人的身份認同。投身於民權運動者，關注的是如何建立一個公義平等的社會，令早年華僑所受的歧視不再發生。他們要重寫這段歷史，故非常重視先人的經歷和他們對僑居地和人類文明的貢獻。對這些華僑的下一代而言，先輩的歷史肯定是世界史的一部份。對我們而言，走訪三藩市等華人到「新世界」謀生最先踏足的「金山」區，追尋他們早年的生活痕迹，以及所受的待遇和所處的社群等資料，肯定能對他們歸葬原籍的執著有更多的「了解之同情」。



遠涉重洋、魂牽故土的先僑

要了解已逝去的傳統談何容易，遑論同情，即使對身處同一時代的人而言，有時亦非易事。二十世紀初遊歷北美的梁啟超就把昌後堂、寧陽堂等專責組織檢運華人骸骨回國的行為目之為「愚」。在其著名的《新大陸遊記》中，梁氏列舉九縣的慈善團體，即福蔭堂（南海）、昌後堂（番禺）、行安堂（順德）、保安堂（東莞）、福善堂（香山）、同德堂（新會）、餘慶堂（新寧）、仁安堂（增城）及同福堂（恩開）為例稱：

……尚有數家不能盡記。此等團體最奇，其目的甚簡單，僅為客死於外者運骸骨歸耳。葬祭之禮，本吾國所最重，此實原於宗教之習慣也。狐死首丘，亦愛國之情之一端，然愚亦甚矣。每運一骨歸，動需數百金。故此類之團體，蓄積甚厚。少者數萬，多者如番禺之昌後堂，現存三十餘萬金云。其財政大率於會館出口稅帶徵之。嘻，以此款興學校，蔚然成一大學矣。

對當時以檢運先友骨殖回鄉為頭等嚴肅大事的善堂而言，梁氏之論未免涼薄；在今天的「後現代」觀照下，他此言就簡直是「政治不正確」了。從歷史角度看，我們對他那種吊詭地夾雜著士大夫對民間習俗的輕視和中國在世紀之交初現的現代性對傳統所作的批判也許還能有一種「了解之同情」。這樣說來，我們對他可能比他對民俗風習更能有「了解之同情」了。

揆著歷史、傳統、習俗、信仰和情理，原籍安葬實非太難理解的事情。梁啟超稱之為「愛國之情之一端」，無寧說是愛鄉土之情更貼切。中國人的鄉土觀念之濃，眾所周知，地緣性團體可能是社群中最重要的組織。深入研究中國社會，就不能忽略地域觀念和地方社會的運作。「人情同於懷土」、「狐死必首丘」等名言，自古傳頌。雖然一般慈善史著並無太多篇幅討論為待葬棺骨提供停厝之所的義莊制，關於中國喪葬文化的研究也較少論及原籍安葬習俗，但在實踐層面，對我們的上一代及其祖輩來說，這似是不足為奇之事。對身處異域者而言，客死他鄉而無法歸葬就有成為孤魂野鬼之虞，這是前人絕對不能接受的事。遠離祖墳，無家人祭祀，靈魂也難久安。華南素有檢骨重葬的「二次葬」風俗，檢運骨殖歸葬原籍，是要回祖墳接受後人祭祀。累月經年所形成的強烈民間信仰，早已根深柢固，左右著老

百姓的行為。早年出洋的華人身處異地的境況尤其孤絕。他們離鄉別井，與家人長年遠隔重洋，又和當地社會在語言和風俗上格格不入，其思家懷鄉之苦是可以想像的。如生前未能回鄉終老，死也要歸葬原籍，當是普遍的願望。

不過，大規模的海外華人原籍安葬卻是廿世紀後的事。在感情、信仰、習俗以外，這種近代傳統的形成還有現實的因素。早年出洋的華人有為生活所迫的華工，也有做生意的商人，他們在海外的聚居地組成族群社區。掌握資源的商人成為華僑領袖，他們成立地緣性的會館、公所、血緣性的姓氏團體或宗親會等，維護自身權益，領導僑胞，並提供慈善服務，包括撿運先僑骸骨回鄉安葬的安排。這種服務，例有專責組織，如在越南就有「旅越南圻廣肇義祠運送先僑骨殖回籍總會」、「穗義祠執運先友白骨辦事所」、「越南東京廣善堂運先友辦事處」等組織（見本書第四章「與東華義莊有聯繫之海外華人團體」表）。在美國三藩市就有梁啟超所提及的福蔭堂等善堂，名字看來比越南的文雅隱晦，其功能卻大致相同。這些組織幾乎與各地華僑社群同時出現，部份至今仍存在。以北美為例，歷史悠久的餘慶堂今天仍相當活躍。我們訪問三藩市寧陽會館時，餘慶堂的負責人特為我們作了個多小時的詳盡介紹，令人深感該堂對先人身後事的重視始終如一。不過，今天他們主要辦理的不再是「落葉歸根」的原籍安葬事務，而是為鄉人在美國「落地生根」而購置和管理當地的華人墓園了。

回想當年，令人唏噓的是，華人在僑居地所受的歧視影響竟及於身後事。他們早年或不獲准葬在公共墳場，或被撥給劣地，或時遭破壞。又因墓地太少，須定期掘棺撿骨運回中國，以騰出墓穴給後來者。由此看來，海外華人原籍安葬傳統的形成因素，除了民間信仰、風俗、思家懷鄉之情之外，還有華僑在僑居地的生活經驗、所受待遇和實際困難的影響等。例如，美國政府和民間在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排華潮，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不斷高漲。美國國會在一八八二年通過的排華法，到一九四三年才取締。加拿大方面，華人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淘金熱湧入，到八十年代華工成為修築太平洋鐵路的主力，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排華潮高漲。從二十到四十年代，加國實施排斥中國人的移民法案，至一九四九年才廢止。為了對抗各種不公平的待遇，美國和加拿大的華人社會得凝聚力量，以維護自身權益。會館、姓氏團體、善堂等組織，遂負起作為華僑領袖的責任，並成為僑胞與家鄉聯繫的橋樑，在福利和慈善方面發揮一定功能。

早在第一批華人在一八四九年淘金熱潮下抵達美國西岸時，地緣性會館便陸續成立。一八五一年三邑會館和四邑會館在三藩市建成。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三邑會館中的新會、鶴山和四會鄉僑另立岡州會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各會館又聯合組成中華會館，後稱中華總會館（俗稱六大公司）。一般在各會館成立之初，已就鄉人身後事而制定一套原籍安葬的章程。如一八五三年在三藩市成立的美國陽和會館，就有以下規定：「不能勞動的傷病者和貧窮無親者，由公司資助其旅費返回國……窮困者身亡，由公司負責棺木……。」不少會館為原籍歸葬設立專責善堂，其中昌後堂是一八五一年成立的三邑會館中番禺同鄉在一八五八年所組成的。該堂所制定的有關章程特別詳細，是現存有關資料中流傳較廣的，部份更為圖書館所收藏，已受研究者注意，是東華義莊成立前，海外華人原籍安葬制度運作的重要佐證，惜未為華僑華人史通史著作所採用。在眾多的華僑華人史中，述及原籍安葬課題者甚少。少數的關注者如劉伯驥就指出：會館多有自置墳場，鄉僑去世後入土若干年後，會館便派人掘棺「執骨」，裝入鐵箱（後改木箱），注明姓名、籍貫、編號等，以便付運回國。

在一八八二至一八八五年間擔任美國舊金山總領事的黃遵憲便對會館的慈善服務認識頗深。他在一八八二年向當時出使美國的欽使鄭藻如所作的報告，就對會館為撫運病故無親者而籌措經費的方法有以下的觀察：

金山一處，自咸豐年間始陸續創建會館有六：曰三邑，曰陽和，曰岡州，曰寧陽，曰合和。合和復於光緒五年歧而為四：曰肇慶，曰恩開，曰余風采堂，曰譚怡怡堂。會館均係購地自造。館中各有董事一名或二名，通事一名。其所辦之事，則每次船來，各館初到之客，館人為之招呼行李，租賃居所。遇有事端，董事等為之料理，亦有病故無依親之骸骨，為之撫運，俾葬於里者。（此一事亦有不歸會館辦理，各邑自立善堂代為營運者。）其經費所出，則初到之客掛名於簿，俟其回華，向收數元或數十元（各館章程不一，從前多係十數元），以供支應。從前金山礦務正盛，華工不多，華人之旅里者，均各有積蓄，捆載而歸，於會館應出之項亦樂於輸將。而會館復與船公司商定，凡會館未經收費，未給予出港紙，則輪船公司不賣與船票。因是回華之人，竟無避匿不捐此款者，沿襲日久，均習為居然矣。

報告中又指出，為籌募運送華人骸骨回國的經費而要求回鄉成員離美時購買「出港紙」的做法後因礦衰工賤而減收，三邑收銀五元，陽和六元，寧陽八元，岡州八元，肇慶、恩

開、余風采、譚怡怡、人和等堂各收十三四元、十五六元，而「各館向規，老病貧民均免收」。又說「近來資送貧病老民一事，為向來所有。」黃氏對會館董事辦理這種善事的誠意是肯定的，他說：「年來各館亦較有規模，於所收數目，均有進支單刊布眾覽，故各董事除所得薪水外，別無侵吞虧空之弊。」

至於華人離美回國時所取的出港紙，各期費用不同。如一八九四年回鄉者要納九美元，當中三元歸中華會館，三元歸回國者所屬會館，餘下的三元用以為僑胞檢運骸骨。回國者須先到中華會館或所屬的會館繳費取出港票，然後乘船回國，會館則派英文翻譯到碼頭收回出港票，並協助華人上船。加州衛生局還規定每副骸骨出口須付費十元。此外，會館還提供葬費津貼。這類賬目後來也常見於會館與香港東華醫院間的有關通信（見本書第四章）。



東華義莊建立前後的原籍歸葬

早在東華義莊成立前就有華人骸骨自美國運抵香港。截至現在，最早的有關記載是香港《德臣西報》(China Mail)在一八五五年七月轉述五月十五日Alta California的報導，說一艘赴港的美國船Sunny South的「貨物」其中包括二百袋馬鈴薯和「九十四箱死去的中國人」。我們無法得知這批華人的死因，也不知他們是否第一批前往加州的淘金者，但番禺昌後堂文獻確曾非常形象地描繪當年淘金時代華人客死他鄉，墓址時受破壞的慘狀和善堂人員四出檢骨的艱辛。死者中不乏無名無姓或無法辨認者，也有屍骨難尋的失蹤者，為使後者的魂靈也能回歸故土，故有「招魂箱」之設，這些只有名字的空箱是用來載魂靈的。

昌後堂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成立，有關記載如下：

舊金山距中華二萬餘里，自美邦拓土以來，以地產金礦，加意招徠，華人遂趨之如鶩。其間壯心未遂，賚志以終，魂未歸乎故鄉，骨長埋於殊域，望斷家園之路，悲深寒食之時者，不知凡幾矣。凡有觸於目，實愴於懷，故我番邑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爰集同人，倡建為昌後堂。特設規條，凡梓友滿載榮歸者，每捐洋銀十圓。殷富者，隨意加捐。斂資僱工，搜檢遺骸，運回故土，俾安窀穸，永享蒸嘗。

一八六二年該堂進行首次檢運，「時值酷氣炎蒸沿途冒暑……所歷山僻路遠，崎嶇實甚」，鄉人葬址「被浸始乾，輒乘檢遷安棧。惟恨碑沖墓沒，十有餘墳，設法多方，未遑檢運。」幸好在香港有代表機構繼善堂接應，令這次「第一屆檢運先友」妥辦完工。有關小記誌其結果如下：

直至癸亥一八六三春初，即工完事竣。二月買舟，三月運柩，每副派葬金七元，特委四人隨船護送。所厚賴者，香港列位鄉翁，見義則趨，捐輸接濟，倡舉繼善堂妥辦歸塋事務。

第二次檢運在一八七四年進行，竟遠及當時的「英屬覓奪厘」(Victoria, B. C.)，情況如下：

歲在甲戌一八七四，清明掃墓，少長咸集，見荒塚纍纍，一切碑記，皆被番人拔去。懼其九而泯沒無存也，歸而集眾徐商，僉以重檢為言。……自東而西，由南而北，足跡所經，不止美利堅屬之地，遠至英屬覓奪厘Victoria, B. C.，無墓不查，有報皆執，凡番禺先梓，罔使或遺焉。若遇未化之屍，內用鉛箱罐，外用木箱，妥裝封固。至於因溺水葬身魚腹，或被害而埋沒其屍，及瘞於僻靜之處，屍經番人盜去，用為藥餌，或暨有墳而失去墓簽，追尋未獲者，皆歸招魂箱，用銀牌書其姓名，一同運返。

在東華義莊成立前，海外華人慈善團體檢運先僑骨殖回鄉所依靠的主要是他們在香港的聯繫組織。東華義莊成立後，這些聯繫組織便代表家鄉善堂或先僑親屬到義莊認領棺骨；義莊成立之前則由這些聯繫組織作出經港返回內地的付運安排。以昌後堂為例，它在港的代表機構是繼善堂，負責接收由三藩市運抵香港的先僑骸骨並運送回鄉。繼善堂由番禺商人於一八六三年組成。據洗玉儀的詳細研究，三藩市昌後堂就在一八六三年運出第一批骸骨，有二百五十箱和五十九個招魂箱；第二批付運的有八百五十副棺柩和二十四個招魂箱，在一八七四年運回；一八八四年運回的第三批棺骨有六百二十五副棺柩和三個招魂箱。該堂成員每人須付入堂費美金十元，以保身後能歸葬原籍，並資助貧者在這方面的需要。這類地緣性善堂的慈善基金就是這樣累積起來的；他們也透過在香港的投資擴大其經濟力量。對香港同鄉會研究經年的洗玉儀博士就強調，香港作為一個中介地（In-between place）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除了有商貿、運輸等方面外，又因毗鄰大陸，能提供掌握中國傳統禮俗儀式的人手。如繼善堂就曾為抵港的棺骨舉行醮事，整個過程一絲不苟；昌後堂也派出隨行人員由三藩市一直護送棺骨到港，非常鄭重其事。負責人甚至要在神明前具焚誓章，以證清白。

根據繼善堂光緒十九年的徵信錄，「凡有先友運回，輒登義莊，暫行寄頓。隨錄先友姓名，遍貼長紅，營齋超渡，僱船分送原籍附近地方。」惜無有關義莊的詳細資料。據載該堂又在鄉間購地營築義塚，名為「番邑金山先友饗墓」。義塚該是為無人認領的棺骨而設的，讓回到原籍卻回不了家的人也有葬身之地。三藩市州立大學的譚雅倫教授曾撰文非常細緻地介紹了一個幾乎湮沒了的新會黃坑義塚，它在光緒十九年葬了一批由舊金山歸葬而無人認領的遺骸，他們可能位處社會底層，但其集體歸葬地卻成為早年美國華僑社群慈善服務的歷史見證。對那些九死一生的人而言，死後不致淪為孤魂野鬼或不致死無葬身之地許是他們最大的願望，即使有家歸不得也不願身後長留異域。

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慈善服務的意義在於能讓世上條件最差的人也有最起碼的尊嚴和人道待遇。譚雅倫就將原籍安葬稱為一種「公平的落葉歸根安排」。無論三邑或四邑組織都有一套照顧周詳的原籍安葬措施。恩平和開平鄉人於光緒八年設立的廣福堂就在開平百合墟有鄉約及義莊之設，「以為接濟新舊金山各州府先友，俾領各歸原籍，庶免孤魂無依」，並於光緒廿九年集眾公推總理、協理，詳刊規條，俾眾周知。據其創堂徵信錄載：

……是以開恩梓友在金山創設一會，名曰廣福堂，即向邑內工商按名科收銀兩，專辦檢裝故友遺骸，運回香港，暫寄東華醫院義莊。助以葬費，招其親屬領回……故在香港工商人等再為設策，於兩邑交界之間為建義塚義莊之處。或金山復有故友運回，僱船統為載歸。臚列姓名里居，遍貼通衢各埠，俾到領者知遺骸之有在，不領者亦歸土之堪安……

從以上文字可見舊金山與香港聯繫對該堂的重要性，香港商人的角色，以及當時原籍安葬的運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段一八八二年的小記竟已明言故友遺骸運回香港，暫寄東華醫院義莊，可見大口環東華義莊建立前，東華醫院已有義莊服務。至於當時的「東華醫院義莊」與「牛房義莊」的關係，則不得而知。

香港的中介團體所發揮的作用當然不容忽視，但東華義莊成立前東華醫院很可能已為它們提供義莊服務。我們所能找到的東華醫院接收海外棺柩的最早文字紀錄是一八七四年四月八日《循環日報》的以下報導：

火船名日本，美國公司之郵船也。從日本神戶載來棺木三十餘具，皆粵人之旅於日本而身死者也。抵港寄停東華醫院，不日書明籍貫、居址，招人運回。其盤柩之費，例有援助，近者十五圓，遠者二十圓。此誠盛德事也。

至於當時東華義莊的服務規模，則尚未可知。可以肯定的是，海外華人經香港回原籍安葬的傳統在東華義莊成立前已形成。



義莊服務與東華醫院的慈善事業

香港開埠後迅速發展成海外華人回鄉歸葬的重要中轉站，皆因其轉口港和自由港地位及毗鄰大陸的地利所致。上文已指出，早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已有來自美國的棺骨抵港，而本地棺柩還鄉前也需暫厝之所，故在東華義莊建立之前，已有牛房義莊。但牛房義莊簡陋狹小，漸不敷應用。東華醫院便於一八九九年倡建另一座義莊，獲港督給地。東華遂向海外募捐經費，從當年的致外界函件可見，募捐對象包括海內外商人組織如招商局、中華會館等。此外，東華醫院又在香港本地募捐，並在報章刊登募捐告白，又公布捐款善士名單。名單上有馮平山、利希慎等要人，商號、公司、洋行等如廣生行、人和棧、元發行、先施、永安公司、渣甸辦房、萬國銀行、廣東銀行、高陞戲園等（見本書第一章第二節）。

一八九九年議建、一九零零年落成的東華義莊位於大口環，但不久便因棺木堆積而須增建，香港政府便於一九一二年批出義莊前地段作擴建之用。事實上，為應付華人原籍安葬的需要，義莊的增建、擴建、加添配套設施、改良及修葺工程從未間斷，空間恒常不足。但海外華僑團體的酬謝和捐助也從未停息，例如義莊碼頭的興築便獲海外捐款的資助（見本書第一章第三節）。本身是義莊母體的東華醫院（及一九三一年後的東華三院）當是最大的贊助者，但東華醫院徵信錄中不設獨立的義莊收支賬目，與義莊支出相關的祭祀、棺木等項目也可能包括廟宇費用、對在院病逝者的施棺等方面。我們只能從董事局會議紀錄得知積欠莊租情況嚴重，卻難理出院方補貼的確數。畢竟義莊服務是東華機構的最大慈善業務之一，院方得以其他收入挹注。據檔案資料顯示，院方對以義莊名義向海外募捐之舉也非常慎重，董事局對一些工程間有「不宜沿門勸捐」的決定。對長年欠交莊租者，雖有再三催促的行動，或援例將棺骨遷葬義山，但繼續停莊經年者為數也不少，故常有莊滿之患。

時局的影響往往令莊滿的問題更趨嚴重。例如一九二六年因省港大罷工交通受阻，華僑身故不克轉運內地安葬，東華醫院便再請政府將義莊前面曠地一段給出，以為增建之用。所增的部份即為著名的「丙寅莊」。抗戰開始後，尤其在日據香港時期，義莊工作大受影響。一九三八年的戰事令香港與廣東的內河交通停頓。海外骨殖的堆積令義莊不得不在一九四零年將無人認領的棺骨遷葬義山。二戰結束後原籍安葬服務恢復，不久又因中國內戰爆發而受延阻。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政府成立後，原籍安葬習俗終因政局和禁運問題而無法繼續。長

達大半世紀的歸葬服務遂隨著香港與內地間民船運輸的中斷而無法繼續。但直到五十年代末，東華三院仍念念不忘海外華人歸葬原籍的願望，又因應各地僑領的要求而有代收滯留國外的先僑棺骨的建議。六十年代出版的《東華三院發展史》中，就有以下一段記載一九五九年大事的感人文字：

東華義莊之設，原為利便安厝先僑骸骨，惟以近年來，內地交通梗塞，東華義莊，存莊棺骨，有增無減，而海外先僑棺骨之滯留海外者，亦有不少，以棺骨在海外存放，租值高昂，當地僑團，欲自行建莊，則手續紛繁，且糜費甚巨。然先僑棺骨，終必歸葬故土，各地僑領，有見及此，特乘返港之便，拜訪三院當局，商議旅外先僑棺骨運輸問題。當年總理等以海外華僑，對三院向所愛護，歷年捐輸善款至為踴躍，乃計劃加強對海外各地僑胞服務，草擬計劃，解決先僑骸骨滯留國外問題；倘各地僑團，有先僑棺骨積存海外者，可直接付輪運交東華義莊存放，將依照一向習慣，不收莊租，代為存放，以候遺族到領。倘需三院在港代為安葬，或代轉運返鄉者，亦可代辦，除一應付運輸及安葬費用外，並不收任何費用。惟運返內地者，須指定地點及接收棺骨遺族，始能代辦，海外各地僑領，深贊斯舉，委托東華三院代為辦理，免先僑棺骨滯留海外，海外僑報，亦紛紛響應，廣事宣傳。

不過，看來五十年代滯港的外埠棺骨最終只能以香港為歸宿，回鄉是遙遙無期的了。但香港地狹人多，實無法永遠容納海外運來的棺骨。

然而，直至六十年代東華義莊服務開始轉型為止，香港都一直接收自海外運回的棺骨。與大陸毗鄰的地利之便，以及開埠後成為亞洲主要商埠和國際貿易重鎮的發展，促進了香港的交通運輸業和法律制度的現代化。東華醫院成立後，其規章和運作制度的系統化令它迅速成為全球華人慈善機構的楷模，義莊就曾突顯了東華的中樞地位。比較義莊成立前的有關規條、一九零三年的章程、一九二六年的「管理東華醫院義莊規則」、一九三八年的「修正義莊規條」、以及一九五五年的「東華三院義莊規則」及「義莊管理規則」（詳見本書第二章），便可見義莊運作的制度化過程。其實，一八七三年徵信錄中和義莊服務相關的規條已詳列棺骨入莊、寄莊和出莊的期限和費用、領回原籍安葬或遷葬的手續等。東華義莊成立的初始階段應仍沿用這套規章，直至一九零三年董事局將規條中各部份整合修飾後，統稱為「義莊規條」，對看莊人的職責有較清晰的界定。到了二十年代，更擬訂「管理東華醫院義

莊規則」，強調管理制度，並突顯義莊對僑民的重要性。三十年代又再修訂章程，明令禁止管理人向莊客勒索。

政府除通過東華醫院董事局所擬訂的義莊章程外，亦時有其他附加規定。如一九一九年清淨局要求運棺入、出莊時，須以該局葬紙為憑證。到了一九三九年底，華民政務司又規定義莊管理人以後得憑正式葬紙方可將棺木放行出莊。到了四十年代，義莊的運作更重視法理依據，一九四零年董事局修訂義莊章程，規定以後凡入莊棺柩，其代理人及擔保人須簽合同，遵守章程及擔保莊租。五十年代的義莊規條已漸臻完善，五三年義莊整理小組的成立主要為處理義莊擠逼、莊租積欠等問題，並應付原籍安葬趨於沉寂的變化。小組在五五年修訂的「東華三院義莊規則」是歷來最詳盡的，也是今天義莊規則的藍本。

在有規章可循的條件下，東華義莊的運作向有程序。它的主要服務是為歸葬原籍的本地和外埠棺骨及金山棺提供停厝之所，也為無人認領的棺骨提供代葬義地的服務。手續比較繁複的是海外華人原籍安葬的安排，涉及接棺骨、停棺骨和運棺骨的步驟。一般程序如下：凡由外埠運棺來港，所有出入口證件得由主家在該埠自行辦妥；然後將棺柩付船，書名交香港東華醫院收；再向該船公司購取載紙，先行寄到東華醫院；輪船抵港後，船公司即通知東華醫院憑紙起棺；醫院收到文件後，便請長生店安排小艇到船上起棺運至義莊存放。醫院又在報章刊登招領通告，請親友或有關慈善機構來認領先人棺骨。東華醫院還安排運棺艇（俗稱蝦苟艇）載運棺骨入內地原籍安葬，運費由主家自理，並須有香港殷實商店蓋章擔保，還得向稅務司取出口紙，方能舉運。若由主家到義莊領棺骨乘搭省港船自行帶返省城，則不必取出口紙，也不必付艇費，但仍需有香港殷實商店擔保方可領取棺骨（見本書第三章第一節）。

運棺骨服務主要由長生店租用的蝦苟艇負責，長生店為義莊準備棺木，提供基本殯儀服務，也用租來的蝦苟艇運送棺骨。蝦苟艇原是小型漁船，由於棺骨要循水道運送回鄉，蝦苟艇便可派用場。為確保運送妥當，義莊只和有合同關係的長生店合作。有關資料顯示，至少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蝦苟艇的運棺骨活動已相當頻繁。東華院方得要求仁壽、宏壽、忠壽等長生店各備一艇值日。其中一艘專責在香港為各輪船起落棺柩，而運棺往內地的艇數不多，有關服務常求過於供。東華醫院與長生店既有協議，運費便都有定價，並有禁勒索規條（見本書第二章）。不過，問題始終無法根絕。蝦苟艇又不時遇上海盜擄劫或地方留難。面

對種種難題，東華醫院只能重申有關規則，懲辦違規者，處理投訴及調停爭端（見本書第三章第二節）。

以原籍安葬為核心的義莊服務可說是東華醫院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的東華三院慈善事業中最特殊的一項，它發展了施善及於身後事的中國傳統，回應十九世紀末華人大量出洋後來自世界各地的原籍安葬要求，利用香港特有的自由港地位、交通運輸便捷的條件、毗鄰中國大陸的地利以及法制現代化的優勢，一力承擔起轉運各地棺骨回鄉的重任，成為寰球華人慈善網絡的樞紐。



香港與全球華人的海內外網絡

香港在開埠後發展成為重要轉口港及華僑與家鄉間的橋樑，就為原籍安葬服務提供了條件。作為香港最具規模的慈善團體，東華醫院遂成為海外華人歸葬故土的最大中介機構。東華義莊的設立，就是為了收容待運回鄉的棺骨。根據爬梳檔案文獻所得，從海外運回的棺骨主要來自美洲的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古巴、危地馬拉、巴拿馬、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千里達、秘魯等，亞洲的日本、越南、菲律賓、泰國、馬來亞、新加坡、柬埔寨、緬甸等，以及大洋洲的澳洲和紐西蘭，還有小部份來自歐洲、非洲、大溪地等其他地區。特別的是，起運地竟包括一些中國內地城市如本書所舉的鎮江等例子。來自這些地點的棺柩須經海路先到香港再回故鄉。可能由於陸路交通不便，繞道反而更便捷或便宜。無論如何，香港角色的重要，於焉可見。這些棺骨最後的目的地主要是廣東各地，但也包括其他省區如雲南等（有關地區名單見本書第四章）。

將先僑棺骨從海外運回的往往是起運地的華人團體，地緣、血緣組織，慈善機構或商號，而在內地負責接收這些棺骨的則是省城或先僑家鄉的善堂，地緣、血緣團體或地方組織。檔案文獻就有大量這類團體和東華醫院間的通信。從成千上萬的函件中整理出的海外機構超過一百六十個，及內地機構七十多個（見本書第四章「與東華義莊有聯繫之海外華人團體」及「與東華義莊有聯繫之內地慈善機構或地方組織」二表）。從這些函件中，我們也可看到負責或協助認領在東華義莊中暫厝的海外先僑棺骨，並從香港轉運這些棺骨回國的，是一些香港團體或海外／內地駐港機構如同鄉會、善堂、金山莊、日本莊、商人組織、商號等如台山商會、風采堂、開平商會、廣福堂、南海商會、三水商會、增城商會、香港永安公司等。故整個長達大半世紀的原籍安葬過程所涉及的是一個廣佈全球的海內外華人慈善網絡。從本書第四章的地圖可見，這個以香港為中轉站的寰球網絡覆蓋五大洲，而遍佈世界各地的廣東人和部份其他省份的華人都通過香港轉運先人棺骨回鄉。

無法枚舉的是，大量負責或協助認領，並運送在東華義莊暫厝的先僑棺骨回鄉的香港團體。他們有些由故鄉的組織分支出來，有些是接收地善堂的代表，部份商號也受委託支付運費、葬費等。這些駐港的組織在安排原籍安葬的整個過程中扮演中介角色。它

們的名字出現在海外團體與東華醫院的通信中，也出現在東華醫院與內地團體聯繫的函件中。它們的角色足顯香港及駐港機構在整個全球網絡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大量廣東人出洋多經香港，他們回家也要經由香港，粵港二地毗鄰的地利造就了以粵人為主的華工及其他華人在海內外間的流動。我們無法得知乘省港輪經省城回鄉和乘民船直接回鄉者的比例，但從眾多函件資料推斷，後者似是主要途徑。從本人參與的兩次踏尋先僑足跡的內地考察所得，以四邑為例，民船在開平潭江碼頭泊岸，船上的恩平、開平、台山和新會先僑的棺骨便可分別起運到開平百合墟區公所、台山荻海宏濟醫院、新會明善堂或城西方便醫院等地點，待親屬認領。部份老鄉至今仍記得小時見過為東華服務的民船運棺骨抵鄉的情況（見本書附錄二）。

對這些終於回到老家的先僑而言，他們似乎終有落葉歸根、止息安所之地了。不過，他們昔日所處的世界今天已大不一樣了。無論從譚雅倫教授的有關新會故鄉的文章，或三藩市昌後堂代表的口述故事，我們都得知，現已在移居地「落地生根」的先僑後代為了方便祭祖，有人索性就把當年歸葬原籍的先人骨殖運回來，葬在移居地的華人墓園或公共墳場中，而付運時也不必經過香港了。當原籍安葬的傳統結束之時，也是總結過去一段歷史，反思其意義的適當時機。

美國西部的鐵路小鎮Hanford近年修葺舊華人墳場時，有以下的誌念文字：

The City of Hanford was established in 1877 when the Southern Pacific Railroad constructed a line through the San Joaquin Valley. Many of the Chinese laborers who had been employed by the railroad project remained, finding work in agriculture, and a Chinatown area of Hanford soon developed.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individuals of Chinese descent were prohibited by law from being buried in the main Hanford Cemetery, causing a separate burial ground to be established on adjacent property...In 2000, a collection of interested citizens formed the Committee to Restore Old Cemeteries...Today, the Chinese Cemetery, located on 10th Avenue (across from the Fairgrounds), stands as a tribute to those who are interred there, and to a community that took it up themselves to rectify an injustice.

的確，今天研究華人舊墳場的美、加學者都期望，前人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已成歷史，不再重現。如果那段已逝去的先人生命歷程史，能為生者建立一個更人道的平等社會提供可用的資源的話，這該是天上人間都感到欣慰的事吧。

願東華義莊文獻也是這種歷史資源的一部份。

是文為誌念東華義莊倡建一百一十周年而撰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葉漢明教授

(摘錄自《東華義莊與寰球慈善網絡：檔案文獻資料的印證與啟示》的序)



書名：《東華義莊與寰球慈善網絡：檔案文獻資料的印證與啟示》
(東華三院檔案資料彙編系列之三)

編著：葉漢明

策劃：東華三院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版次：2009年2月第一版

「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慈善服務的意義在於能讓
世上條件最差的人也有最起碼的尊嚴和人道待遇。」

-- 葉漢明教授

東華三院出版

初 版：2010年11月8日（【東風破】首映晚會）

本刊物為非賣品

東華三院

香港上環普仁街12號

查 詢：電話 (2859 7500)

電郵 (enquiry@tungwah.org.hk)

網 站：www.tungwah.org.hk

請加入：<http://www.facebook.com/tungwahgroup>